



在挪威，你會時時遇到這樣一個詞：fjord。挪威語中被其他語言吸收的詞彙並不多，這個詞卻早已進入英語詞典，中文把它譯為「峽灣」。

峽灣就是既深又窄的U型海灣，三邊是高山、懸崖、峭壁，朝海的一端叫做「峽灣口」。有的峽灣比較長，像一條河，卻不是河；有的峽灣也有較寬的水面，像湖，卻不是湖。在那裡晝夜流動的都是清澈碧藍的海水，挪威峽灣的水來自大西洋（挪威人稱之為「挪威海」）、北海和巴倫支海。

峽灣形成於冰川時期。在漫長的歲月裡，似有鬼斧神工的冰川不斷磨蝕山巒石壁，以致「切割」出許多峽谷，海岸邊的峽谷一旦被海水倒灌，便形成了峽灣。峽灣口一般都有由冰磧石堆成的水底屏障（挪威人稱之為「海洋門檻」），這就能使峽灣的水面保持平靜，所以峽灣常是天然良港。

挪威或許是世界上峽灣最多的國家。你看挪威地圖，它的海岸線如此曲折，似可用百足龍來形容，其實又何止百足，峽灣、半島，還有星羅棋布的小島嶼，真可以千來計。挪威也因此能以其獨特的自然風光吸引各國遊客，每年冬季則以雪山召喚各地滑雪勇士。

挪威第二大城卑爾根是「峽灣之都」，在那裡乘纜車登上弗洛揚山島瞰，你就發現整個城市建在峽灣邊的「七大山」上，還有個半島伸入灣中。卑爾根是挪威對外的大門，自古以來一直由出入峽灣的船隻與歐洲其他國家保持往來，進行文化交流，因此被譽為「歐洲文化之都」。該市峽灣之畔的布呂根碼頭區，有長排連繩的三層尖頂樓房，色彩各異，或紫紅，或橘黃，或雪白，鮮艷奪目，煞是好看，令人想起哥本哈根，想起安徒生的童話，難怪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要把它列為世界遺產。

讓更多旅行者去遊覽峽灣，這是挪威旅遊業的重頭戲。我們這次經推薦去一個名叫「弗拉姆」的地方，就意識到旅行社的煞費苦心。我們需從卑爾根乘火車到沃斯，然後換遊覽車，穿山越嶺，山高坡陡，還要盤山而下，直奔小鎮古德旺根，在那裡換乘遊輪，這才進入奧爾蘭峽灣，開始兩小時的峽灣之行。奧爾蘭峽灣是挪威最長峽灣——森訥峽灣的支灣，後者長達二百零四公里，水深一千三百多米。真是不虛此行，只見奧爾蘭峽灣壯闊而深邃，藍色水面平靜如鏡，成群海鷗在飛翔鳴叫，兩岸是崇山峻嶺，有狹長瀑布自山頂汨汨流下，也有裊裊騰騰的雲霧繚繞山峰，山下岸邊時有村莊或小鎮出現，廣播員們分別用六種語言錄音報告說，這一地區水質特別好，村裡多長壽老人……

從弗拉姆乘火車回奧斯陸，讓我們進一步體會峽灣在挪威的地位。有一段開到米達爾的鐵路，那簡直是在懸崖峭壁上修建起來的：十八個隧道，在十二英里內爬上三千英尺的高坡，不能不令人想起當年築路工人的艱險辛苦，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人們去光顧峽灣，去欣賞大自然恩賜的斯堪的納維亞景色。

挪威最傑出的畫家愛德華·蒙克喜愛峽灣，一八九七年在小鎮奧斯高特蘭買了一個面臨克里斯蒂安尼亞峽灣的小屋，它蓋於十八世紀，原是一個漁民的住房。後來二十年裡，他幾乎每個夏天都來這裡，喜歡稱其小屋為「福舍」，旅居國外或心情憂鬱時常想念它。他曾說：「在奧斯高特蘭散步就如在我的畫中散步一樣——我在這裡得到畫畫的靈感。」他的名畫《星夜》即創作於此。現在奧斯陸有個蒙克博物館，這個「福舍」則成了蒙克小博物館。

挪威最傑出的音樂家愛德華·格里格於一八八五年在卑爾根郊區特羅爾德豪定居下來，其家就在索爾峽灣邊。為了集中心思作曲，他在山坡下另蓋了一間面朝峽灣的小木房，三樣東西——一張書桌、一架鋼琴和一個沙發就把小屋放滿了。在這裡，他凝望峽灣的平靜水面，灣邊的山嶺，山坡上的樹林、瀑布，峰頂上的冰川、積雪。壯麗的大自然給了他無窮的藝術想像力，許多音樂作品就是在這間「創作小房」裡譜寫的，索爾峽灣也因此聽見他的琴聲，聽見那些融有挪威民間音樂的動人旋律。

傳說有一天，格里格忽然聽見一聲沉雷般的巨響，他往外一望，見遠處山坡上大量積雪爆炸開來，崩落到峽灣岸上。這場雪崩給了他難忘印象，據有的音樂評論家分析，在他的名曲《山神殿》（管弦樂組曲《培爾·金特》的第四首）裡就有這場雪崩的「迴聲」——沉雷般的聲音，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大自然又歸於安寧，像峽灣的水一樣平靜。

文聯主席砸電腦

江勵夫

湖南來陽縣文聯主席熊艾春怒砸社區網站電腦風波，似乎已經平息。據稱他腦子有病，患的是「狂躁症」，事發後已被解職，現在長沙治病。也有人質疑，「精神有病」也許是掩飾之詞，從其向索賠者反索九萬八千元「名譽損失費」（十萬元扣除賠償電腦二千元）來看，他還精於計算，腦子似乎並無問題。其妻及同事則力證他是個好人，而且是個「工作狂」，身為「創建詩鄉」組長十分賣力。另有人質疑社區網站是否涉嫌炒作敲詐。看來事件似乎餘波未了。在未見醫療證明之前，仍宜把熊主席看成是一個正常的人。而正常的人也會做出反常、失態的事，並不奇怪。詩人海子軋軋，顧城殺妻自殺，都不能以「腦子有病」作解釋。

事件的起因，是熊主席的詩受到社區網民的差評。其詩水平如何？且看他的「名句」：《國際健康消費指南讚》像廣告，「所有技術服務好，所有顧客心裡歡。今日高興洗腳後，明日健步去爬山」，這幾句擺在沐足店門口倒是頗合適的。「來水源於地球心臟，陽光來自宇宙東方……玉帝命名第一福地……樂遊此地喜氣洋洋」這是推介來陽旅遊。「舞文弄墨文人事呀？吹毛求疵很不好啊！勸君不要肝火旺呀？弘揚正氣才正常啊！」他一本正經勸人不要「肝火旺」，但他自己卻肝火特旺，躁而且狂，真是奇葩！

平心而論，熊詩（姑且稱之為詩）政治正確，充滿正能量、主旋律，他遵循文藝為政治服務、政治標準第一的原則寫作；但可惜，藝術標準他顧不上，只能打零分。他基本不懂詩，不知詩為何物，大概認為字句排列整齊，押韻，順口，就是詩，因此他寫出來的，詩味索然，不能算是詩，頂多是順口溜，連打油詩也不夠格。而偏偏他就愛寫詩，而且自我感覺良好。據其妻說，他常常半夜起來寫詩。他算得上是個「詩痴」，但他不知道寫詩需要天賦和後天的培養。

熊主席的最大弱點，竊以為不是詩藝差，而是缺乏自知之明，又不容批評。他的詩無害，但平庸，有好事者拿來調侃、譏諷一下，是平常事，只要不是人身攻擊或試圖藉機敲詐，應當容忍，任由評說，即使不同意別人的評說，也可申辯反駁。但熊主席無此雅量，一看到譏評就忍不住暴跳如雷，把文聯變成「武聯」，演出怒砸電腦一幕。這下倒好，熊主席一砸成名，本來只是社區網站的一丁點事，卻迅速擴大，惹得滿城紛紛說熊主席，一下子聞名省內外了。只喜歡聽好話，容不得批評，是一種不好的風氣。試想，一個芝麻大的縣文聯主席，尚且容不得批評，假如他官大一點，再大一點，甚或手握重權，那麼他會怎樣報復、重置批評者？至於像熊主席這樣文化素養不高的怎麼會當上文聯主席？這涉及文聯、作協體制弊病等複雜原因，已有人論及，這裡就不多談了。

在挪威，你會時時遇到這樣一個詞：fjord。挪威語中被其他語言吸收的詞彙並不多，這個詞卻早已進入英語詞典，中文把它譯為「峽灣」。